

## 第十四回 香閨內花神夢兆 錦堂前桂子雙生

詞云：

林泉錦繡情多少，才子精，佳人妙。牡丹芍藥齊開了，有花神瓊瑤表。天錫降麟兒雙巧，畫堂慶歌宴風標。遣情是白雲花，朝日處，家鄉好。

右調《迎春樂》

話說錢祿上樓來，見那女子哭得蓬頭垢面，眼都腫了。繡珠見有人來，更加哭得兇些。錢祿道：“小娘子不必悲傷，小生非因風月而至，是意閑遊到此。適聞小娘子悲苦之聲，諒非甘情落於風塵之意，這還是你父母將汝賣在此間的，還是被人拐騙？可細剖一言，吾當拔汝水火。”繡珠初還認是誘他，後來見錢祿說話正道：就住了哭，偷眼看錢祿好像故鄉音說話，諒是好人，遂低聲說道：“承相公垂問，妾當直告：奴本是武林吳府中的侍婢。”又將同夫人、小姐上京被劫，自己投江之由說了一遍。錢祿驚道：“原來就是吳文勛年伯家的姐姐！”繡珠見有年伯之稱，心又少安，遂問道：“相公尊姓？何以認得家老爺？”錢祿道：“小生也是武林人氏，姓錢，表字春山，與你家老爺是年伯侄。我常在汝家府中出入，原來未曾見過，所以就不認得。”繡珠道：“原來是錢相公，賤婢祇聞其名，也未識荊。”錢祿道：“這也罷了。祇是汝因何得到此地？”繡珠又道：“投江得蒙老漁救養，所拜老漁為父，祇道棲身再訪夫人、小姐，不期一日禍起蕭牆。是日，忽見一隻船來，說是王老爺和小姐衣錦還鄉，船過京口，來訪尋妾，說來底裏投機。妾思小姐心重，一時被惑，不等漁父來就過他舟，望江都進發，那時已知落計，悔之無及，未識強盜是何人，將妾賣與院中。錢相公既與家老爺是年家，須看年家之誼，望救小婢子出水火之中，小婢子則銜恩不盡。”說罷，就跪於樓板上，錢祿忙扶起道：“姐姐少待一日，等小生脫汝水人之難。”繡珠見錢祿允救他出火坑，滿心歡喜。

鴛兒見客人上樓去，繡珠也不啼哭了，但聽得唧唧噥噥的，笑道：“我說這賤人是裝腔，今日見了好老公，一般樣不做聲了。”錢祿走下樓來，鴛兒道：“相公，我這女兒可中相公之意麼？”錢祿道：“這女子乃與小生同鄉，故在樓上講了一會。但不知是何人賣與你們的？”龜子走來說道：“此女是兩個京口人賣與我們的。這兩個人我也認得，他在京口西門開古玩鋪，他原籍也是武林，前日紙上卻寫的姓吳，不知可是他真姓？往往亦有鬼名鬼姓，這也難以為真。”你道龜子何以肯說真話？因繡珠不肯接客，見錢祿說是同鄉，來問根由，巴不得他贖去，就出脫了銀子，好再買粉頭。若是賺錢的貨，請他也不說實話。錢祿聽龜子講完，竟自回到寓所，細想他二人曉得吳府根由，必然有因。又想了想道：“去歲京中臧氏事敗，有惡棍刁、白二人私自逃回南來，諒情是他二人又在此為惡，待到任之後，拿他來正法。”

卻說長接衙役迎接新太爺上任，訪得太爺先已到府私行，眾役亦回來伺候。錢祿已知船到碼頭，遂至舟中。少停，眾屬員俱來迎接。錢祿就吩咐到衙門相見，遂坐轎到了府衙。次日行香拜廟，拜了眾縉紳已畢，方纔放告。錢祿到任後治民有道：真正公庭無爭，百姓皆安。

卻說這繡珠在院中，眼巴巴的望錢祿來贖身，誰知一去杳無音信，歎道：“男子漢的心腸，哪裏論得，不過一時高興之談，哪裏記得這等閑事。”又想到：“奴亦好癡也，他是個過客，我如何認起真來？”惟有悲哭而已。鴛兒每日來絮絮叨叨，打打罵罵的，料無出頭的日子，不如一死，也落個乾淨身子，正在那裏思無頭緒，不覺就朦朧睡去，祇見一輪皓月當窗，少頃，祥雲繚繞，現出兩個仙姬，冉冉而來，道：“姐姐休尋短見，不日有人來救你出火坑，汝後還有好處。慎之慎之！”說罷，就將繡珠一推，繡珠驚出一身冷汗，乃是南柯一夢，細想夢中之言，句句在意，道：“我不日就脫離火坑，還言後有好日，但願依得夢中也好。”自己暗疑暗想不盡，後來繡珠所生的二女，就是夢中這二姬降生。

且說錢祿逐日未免有些公事，一日想起院中繡珠之事，道：“幾乎忘懷了這樁事情，豈不被這女子說我言而無信？”即刻坐轎到陳家院來，眾衙役摸頭不著，遂吆吆喝喝，來到陳家院前。龜子見太爺到院中來，活活唬煞，心中懷著鬼胎。錢祿到院中坐定，叫帶龜子上來，左右將龜子帶到，跪在面前。錢祿道：“你就是院中當家的麼？”龜子道：“小人正是。”汝院中有多少粉頭？細細報來。”這龜子抬頭一看，見太爺就是日前在院中遊玩的客人，心上著了些忙，連一句話也回不出了。左右喝道：“太爺問你，怎麼不講上來？”龜子歇了一會方說道：“太爺……太爺，小人……小人家

祇……祇……祇有四五個粉……粉……粉頭。”錢祿道：“本府不來難為你，休得害怕，好好的講來。你新買鎮江人那個女子，原身價多少？”龜子聞言，方定了神道：“太爺若要這女子，小人不要身價。”錢祿道：“本府哪裏白要你的人，不過與他贖身。”遂著門人取出白銀，問龜子原價多少，龜子道：“買得紋銀一百二十兩，如今聽憑太爺。”錢祿命照數還他。龜子收去，即將小轎先抬繡珠至衙內，錢祿當下批了廣捕文書，即差捕役帶龜子做眼，到京口速拿拐賣女子的兩個拐子。公差領命，同龜子過江去拿人。

錢祿回至私衙，繡珠拜謝道：“賤婢蒙老爺救拔之恩。雖婢子身安，未知家老爺與夫人、小姐在哪裏？敢問錢老爺可曉得？”錢祿道：“你家老爺與夫人、小姐俱已在京中，小姐與王年兄已結花燭。”繡珠聞言喜道：“謝天謝地！祇道小姐已落強人之手，誰知原歸好處！賤婢欲往京中，何由得便？”錢祿道：“汝一孤身女子，怎生去得？目今王年兄有二姬之美，諒不屬意於汝。據上官論來。汝年已不小，尚未得逢愛婿，下官年交三十，尚少子嗣，意欲將汝納愛任上，未知姐姐意下何如？”繡珠道：“王老爺在京中，又贅誰家為婿麼？”錢祿遂將王雲細底說了一遍。繡珠聽罷，自己沉思道：“王雲美有二人，縱然分愛，亦未必舒心。目今現成一個黃堂夫人，豈為輕我？”錢祿見繡珠沉吟不語，又問了繡珠，繡珠道：“蒙老爺不棄下賤，祇恐有辱。但是未曾請命於王老爺與小姐，雖則侍奉老爺，他日小姐知之，責其非禮。”錢祿道：“汝為一婢女，尚知大義，可敬可敬！今送汝暫居尼庵，待下官修書至京，候王年兄示下見允，那時娶汝回衙何如？”繡珠道：“若如此，賤婢則沐恩無報。”錢祿遂將繡珠送到尼庵去訖。

去說公差到京口，龜子已見二人在店內，指與公差，竟走進去將他二人鎖了起來。白從、刁奉驚問道：“你們是哪裏來的公差，不問情由，擅自拿人？”公差道：“我們是揚州府太爺差來的，連我們也摸不著，現有捕批在此。”二人見捕批，是拐女事發，無言可對。公差將他店中玩器收了兩擔，叫人挑了上船，過江而來。次早，錢祿坐堂，公差帶到二人，稟道：“把人拿到，請老爺消牌。”錢祿叫帶上來，左右將二人提上堂來跪下，錢祿一看，正是白從、刁奉，遂怒將案一拍，道：“你這兩個惡棍，才

娼。漁舟之女可是你兩個拐來賣與陳家院的麼？”白從道：“青天太老爺，小的們哪敢做這樣犯法的事？想是仇人暗害，求太老爺明鏡萬里。”錢祿道：“好刁奴才，你且抬起頭來，認我一認！”二人抬頭一看，認得是錢祿，唬得魄散魂消，祇得哀求道：“小人們卻沒有拐人家女子，求太老爺看同鄉分上，饒了小人們，願太老爺萬代公侯。”錢祿冷笑道：“好個看同鄉分上！明明拐騙漁舟女子，尚要口硬。本府想你在臧氏門下狐假虎威，今日也是惡貫滿盈，纔犯在本府手裏，也除得民間一害。”命左右：“與我撈起來！”兩邊役人一齊動手，他二人想來難賴，怕受大刑，祇得一一招認，錢祿摸簽拋下，每人四十，打得二人皮開肉綻，吩咐收監。錢祿退堂。可憐刁、白二人禁於監內，無人送飯，受盡苦楚，後來斷了獄食，活活的餓死在監中。正是：

浩浩青天不可欺，瞞心豈少鬼神知。

苟求可惜空成計，今日無常也算遲。

卻說王雲在京為官清正，聖上甚是喜愛，屢次上回鄉之本，祇是不准，惟在府中同二美朝夕一觴一韻，月下花前，極享人間之勝。一日正閉在府，家人傳進書來，卻是揚州錢祿的來書。王雲拆開看書道：

弟錢祿頓首致書於

雲翁年台長兄大人座下：

客歲揆違，屢懷厚德，何緣仕途羈絆，未能趨馳候謝，雖別左右，情激寸中，不忘於夢寐之間。所恨者關山間阻，以致知己無邀花月玩賞之辰，惟皓魄一輪，可共同觀清暉而已，啟稟台顏，新聲奇異：尊泰山府眷向年北上，江中遭劫婢女繡珠懷義投江，六陽未絕，得江漁救免。衣食幾載，禍逢臧氏惡棍刁、白設騙，售於敝治水火之中。弟竊聞究治贖回，寄於尼庵，令婢諒小姐禍福無定，立有神願，脫身難者情自妻之。弟尚乏嗣，欲納繡珠，未曾請命於足下，安敢斗膽。肅此短牘奉聞，佇望翰頌定奪，幸之幸之。

王雲看罷來書，已知始末，袖書步向後堂，笑對夢雲道：“適聞淮揚太守有書到，下官甚是稀奇。”夢雲道：“有何奇事？”王雲拿書道：“夫人看他來札便知。”夢雲接書細細看過，道：“呀，且喜繡珠未死。但是錢祿要他為妾，如何回他纔好？念他自幼相隨，又為我喪身，一旦與人為妾，我豈忍得？”王雲道：“夫人之言甚是有義，下官豈但無心，因同年分上，豈惜一婢以疏朋友。他言繡珠有願，怎好回他。”英娘在傍笑嘻嘻的，夢雲道：“賢妹為何暗笑？”英娘道：“姊姊，情義兩全的好。相公肯了是徒勞唇舌，祇恐姐姐肯而相公不肯。”王雲笑道：“二夫人好趣話也。”夢雲道：“賢妹之言甚善，隨相公主意便了。”王雲遂到書房修書，打發來人去訖。

也無他事，不過在府朝歡暮樂，設建園亭，栽培花卉。偏有這等人來趨奉，呈送異奇花卉的，竟也絡繹不絕。將次無一載之工，花園裝修齊整，真個有四時不絕之花，八節長春之景。內起一亭，亭名積霞，半邊種的紅梅，半邊是白梅，白的白碧玉點成，紅的紅胭脂染就。王雲或同二美共樂於此，或同親朋詩酒於亭間。一日，王雲設家宴於亭中，相擁二美於梅間，夫婦三人觀梅小飲，傳杯弄盞，曲盡人間之樂。王雲道：“值此花辰，幽賞極樂，吾觀夫人之態若有所思，何有所繫？”夢雲笑道：“相公有所不知，妾想人生於天地之間，有窮通艱外，妾向遭臧氏之難，賴得真人救免，後來得遇賢妹，俱為意外之事。此時同相公花前樽酒，妾念窮民工於耕織，熱汗辛勤，相公可知乎？”王雲道：“下官焉有不知下民之苦？此刻花前，何憂及於民？此兩端無並之禮，莫繫遠思。”英娘已見王雲之意，笑向夢雲道：“姐姐且舉霞觴，莫要與他相論，雲雲霧霧的。”夢雲道：“賢妹所見有理會。”王雲道：“你二人同心奈何下官。今日慶賞名花，獨有酒無詩，豈稱佳興？下官先起一美韻，要難你二人。”夢雲和英娘笑道：“你也不識羞，我姊妹可是怕你難的？”王雲哈哈大笑，侍女遂捧過文房四寶，

王雲立刻揮成一律。英、夢二人看上邊寫著《仲春於積霞亭賞紅白梅花之作》，詩云：

滿亭春色曉風香，漫認羅敷舊日妝。

紅掩硃砂千百態，白傳銀粉兩三行。

喜他冰骨邀明月，愛爾霜姿帶素光。

疏影牽連詩酒債，賞心常進紫霞觴。

夢雲、英娘看過笑道：“我姊妹二人不可輸與他。”夢雲道：“我們各和一首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先請，小妹續貂。”夢雲道：“賢妹休得過謙，我們同作。”二人遂各取錦箋，構思珠玉。王雲

祇管飲酒，任他姊妹推敲，少頃，二美詩成，遂送與王雲，道：“妾們和韻在此，請相公改正。”王雲笑道：“二位夫人佳句，自然勝於下官。”先取夢雲的看道：

曲苑疏斜清影香，朝容暮態妒紅妝。

雲霞錯認桃花塢，玉露渾看白雲行。

獨佔春魁非色艷，常開臘首借寒光。

簫簫松竹為良友，馥郁飛來襲紫觴。

王雲吟完，拍案讚道：“真乃香奩佳句，下官誠不如也。”又將英娘的看道：

亭亭玉樹啟寒香，愛向梅花卸晚妝。

白蕊暗飛憐曲徑，霞林風動娛清行。

低枝帶笑分人色，墜影含情勝美光。

滿地月明疑點雪，知他春首助春觴。

王雲道：“二位夫人詩才並驅。”夢雲、英娘道：“妾等之句乃閨閣俚言，還要相公斧正。不消如此謬讚。”王雲道：“夫妻之間，豈有枉譽。汝二詩新景新情，不似腐儒堆砌。”夢雲命侍婢取暖酒來奉老爺，王雲暢飲醅酌，徹暮纔回房去。

卻說錢祿接著王雲回書，已知慨允，不勝歡喜，擇吉娶回繡珠成親，是夕亦兩情歡愛，無樣的綢繆。繡珠已做了現成一個夫人，甚是快樂，合城紳宦俱來賀喜。繡珠與錢祿成親後，念漁父恩養，稟知錢祿，著人去訪。差人去訪來回復道：“這漁翁因不見女兒，終日悲想，得病死了，現葬江灘。”錢祿進來說與繡珠，繡珠聞言，悲痛道：“漁父養妾幾年，一旦又為妾身亡。老爺能開恩，令妾至漁父墓前一奠，以表養膳之恩。”錢祿見繡珠重義，心上喜允。次日，命家人備了錢紙酒饌，繡珠帶了兩個婦女，上船竟過江來，至漁父墓所，哭拜一番，極盡其道：化了錢紙，奠畢回衙不題。

卻說王雲在京，光陰荏苒，不覺又是小春天氣。一日偶至園中，見百花齊放，萬卉呈英。王雲見了驚奇，即回內堂來，向夢雲、英娘道：“二位夫人可知後園中百花齊放？我們同去看來。”夢雲道：“雖是小陽春，

祇聞天后時時曾百花開放，今日相公之言莫非來作妾們麼？”王雲道：“說也奇怪，開得比春時更好，同去一看便知。”二美同了王雲，來到園中，果然百花吐艷。但見那：

嬌艷濃香花盡開，芍藥愛多才。牡丹富麗千般艷，羨芝蘭郁郁飛來。金桂風飄，榴葵皆綻，黃菊起層臺。玉蘭銀月慶三臺，白李並桃梅，水中菡萏容堪賽，出污泥不染塵埃。鮮杏梨芳，百花齊放，猶勝在春哉。

右調《一叢花》

夢雲、英娘玩賞多時，向王雲道：“四季名花開在一時，此乃禎祥之兆。聞說昔年天后尚有牡丹、荊樹不開。”王雲道：“百花開放，果是奇聞，明日奏知聖上，園中開宴，請百官同來一賞。二位夫人意下如何？”此乃千古奇聞，不可不奏聞聖上。”王雲主意已定，次日，早百官朝罷，王雲出班奏道：“臣平南侯署兵部尚書事王雲有奏章，冒瀆天顏。”黃門官接本呈於龍案，聖上看完，龍顏大喜，遂降旨道：“昔日，天后曾封過小陽春，催百花開放。今日卿奏園中百花開放，亦是世間少有之事，朕不得不去一幸。”遂傳旨命排鑾駕。王雲謝恩，先回府中排香案，伺候接駕，少頃，聖駕到來，王雲同二位夫人接駕。聖上見王雲夫婦三人接駕，遂傳旨命王雲二妻迴避，王雲隨駕至園中。聖上看見真個是花開千樹，翠壓重重，道：“誠然更勝於春。”遂就擺下宴來，君臣等盡歡。聖上大悅，盤桓許久方纔回駕，眾官亦散去，惟有楊凌與張、萬二人及吳斌父子、何霞等復坐下飲酒賞花。楊凌向王雲道：“今日聖上大悅，明日必有加封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婿再作此想，非志上也。將來要急流勇退，靜歸於林泉下矣。”吳斌道：“正在青春奪萃之時，賢婿何逃名之早耶？”王雲道：“大人之意，又有一論。但小婿之志，原不以功名在念。人生於天地之間，極盡其富貴，亦不免‘無常’兩字，倒莫若遁跡丘林，一觴一韻，嘲花吟月，何必為此烏紗拘束？”吳斌、楊凌二人點首道：“賢婿所論極高，日後歸里，老夫等亦要偕行。”王雲未答，又飲了一會酒，各各散去。

王雲回至園亭，一時神思困倦，就伏几而臥，竟入夢境。步出了亭子，祇見一天月色，花光燦爛。正玩之間，忽聞環珮之聲，隱隱在耳。王雲轉想道：“是二位夫人來了。”其聲漸近，祇見數婢簇擁著一個霞衣女子，但見他生得：

面似海棠初帶雨，姣容猶勝月中娥。

霞裳款款輕盈態，見也魂消可奈何。

王雲見了驚奇不已，細觀所來女子，竟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他不出，上前揖道：“何處仙姬降臨，下官不知，有失迴避，望乞恕罪。”女子回禮道：“郎君難道不認得妾身了麼？妾乃香珠，為小姐死於非命，上帝憐妾義俠，封賜花神之職，掌轄長安。今令值小陽春，略施小技，使園中香花開放，以報郎君佳兆。”言畢，遂步至亭中坐下，王雲對陪，細看果是香珠，遂問道：“下官討滕武之日，知小娘子死於非命，下官悲痛至今，幸得小娘子今已成神，又少慰予懷。”花神道：“承郎君感格及造碑亭，妾承郎君之恩，今當圖報，今小姐得配郎君，富貴極矣，猶念妾乎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姐雖然得偕在府，其心哪能放得小娘子下？每每憶想，無不疼泣。”花神道：“小姐念妾，我豈不知。妾雖不能生侍於左右，也常默護於妝台。”說畢，遂令侍女排宴，又向王雲道：“妾與郎君且飲一觴，不負今宵之遇。”眾侍婢領命，霎時將酒饌羅列亭中，花神遂邀王雲入席，王雲竟也就坐，花神對陪，侍女們進酒，正是，碧玉杯中斟琥珀，異香扑鼻；水晶盤內列珍饈，味獻時鮮。酒過三巡，花神命侍女奏樂，眾仙姬各執著鸞笙象板，頃刻間六律和聲。王雲聞樂，情態難禁。少頃，又命歌舞，這青衣仙子領命，遂輕敲二板，宛轉歌喉，歌出《月宮春》兩闕，道：

廣寒宮殿玉玲臺，仙姬慶紫杯。霞裳一曲愛媛來，憐取桂花開。露潤銀河香飄異，嫦娥相戲月中回。天開瓊瑤喜報，神仙親送來。

舞衣不勝蕊珠香，霓雲護眾芳。留情笑獻紫霞觴，芙蓉星斗光。月色花叢人意軟，瑤池會上我佯佯。風列花亭景物，君且有容光。

這青衣仙子歌罷，那絳衣仙子同黃衣仙子二女對舞，渾似花枝招颺，舞出多般解數，真世間罕見。少頃，二姬舞罷，花神命素衣仙子奉王雲酒，王雲不勝酒力，辭之不飲，花神道：“郎君日間多飲故耳。此酒不傷脾胃，多飲無妨。適之歌舞可悅郎君之耳目？”王雲笑道：“小娘子說哪裏活來，這等清歌妙舞，人世焉有？”花神笑容可掬，輕舉霞觴，請王雲用酒，王雲又飲了兩杯。花神道：“妾此來非無益於君而至，因承君厚德，妾在廣寒宮得桂子兩枚，令女子吞之，定生貴兒，一則郎君有緣，二則相報前恩。”在袖中取出，著玄衣仙子送與王雲道：“可與二位小姐各吞其一，定生折桂之兒，方見今夕之禎祥。”王雲道：“下官有何恩德，敢勞小娘子用情如此？”就起身作謝。花神道：“月色溶溶，妾當回去。另有小詞一章，煩致與小姐，異日再當圖會。”又道一聲“郎君珍重”，綽綽而散。

王雲正還在夢中依依之際，有府中兩個丫鬟領夫人之命，各提絳紗紅燈，來請老爺。祇見王雲還伏而睡，兩個丫鬟上前道：“老爺，夫人有請。”王雲猛然驚醒道：“那花神何處去了？”睜眼時祇見兩丫鬟侍立，方知是南柯一夢，袖中詞章、桂子猶存，口內餘香尚在，真為神異。丫鬟道：“夜深了，老爺請去安睡罷。”王雲起身，來至內堂，夢雲和英娘迎著，問道：“相公為何此時還在園中？”王雲坐下笑道：“不瞞夫人說，適間送客回園，偶然神倦，隱几少息片時，不期竟入好夢。”英娘、夢雲問道：“相公夢見何物這樣奇異？”王雲道：“夢中見一美女，簇擁著侍女十數人，及問之時，就是香珠，上帝憐其義，封他做花神，掌管長安。此時園中花放，亦是其所施之技，復排宴於亭中，侍女們清歌妙舞，曲盡盤桓，細問二夫人之起居，為之垂淚，言雖不能生奉於左右，定當時常默護在妝台。”英娘聞言心酸流淚。夢雲笑道：“此乃相公日有所思，夜有此夢之故。”王雲道：“現有實據。”夢雲道：“有何為據？”王雲道：他送我桂子兩枚，詞書一章，寄與二夫人的。”王雲遂在袖中取出桂子、詞章，付與二人道：“下官豈有謬言之理。”夢雲接過桂子來看，卻是彩錦封固，拆開看時，異香撲鼻，形似丹丸，方信是真。又拆其書，三人同看道：

昔日鄉山分袂，今宵錦苑傳書，雖隔陰陽徑界，晨昏照護於妝台。憶別時朱顏綠鬢，歎而今月影花形。碎首階前，惟報小姐之萬一；神封花使，是承上帝之洪恩。富貴榮身，主君福德，當尊綺羅錦體。小姐祿壽，該應苦風楚雨。每蒙垂淚，恩情何由報答。暗霧愁雲予懷，血染生離既絕，難以相親，今申桂子，後產麒麟；魂託書情，夢傳恩語。依依愁緒，祇寄花前花後；蕩蕩微軀，全仗風去風來。珍重萬千，餘情無既；俚言附後，極盡唏噓。

月白風清欲斷腸，淚珠灑盡血成行。

誰憐紅粉填溝壑，自歎朱顏記短長。

繡戶不爭人易老，紗窗未曉我先亡。

歌花渾許奴輕薄，暗傍妝臺影影香。

三人看完，見其情致宛然，悲感不已，惟有英娘更加心酸垂淚。夢雲勸道：“賢妹何得情癡，他已成神，就如以恩報怨的了。”

娘含淚道：“姐姐不知小妹的心，想他為我亡身，今雖得成神，他心怨猶存，使小妹見此詩書，哪得不慟？”英娘說罷，又索書看，已經不復見。王雲道：“神者鬼也，仙者形也。他寄之書，不過一時之跡，我們看過，自然化去，不必疑猜了。”三人各歸臥房安寢不題。到次日，英、夢二人將桂子各吞一枚，口齒皆香，知為奇品，又到園中觀花，祇見所開花朵盡皆不見，依然枝枯葉落，英娘二人暗稱奇異不題。

又王雲早朝，聖上加級，又賜金花彩緞，謝恩回府，自此光陰荏苒，英、夢二人已各懷身孕。王雲見二位夫人懷孕，想花神之兆，信不謬也。不覺又到了次年中秋佳節，英、夢二人已及臨盆，卻好是日二美一齊生產下兩個麟兒，王雲好不歡喜。已經尋下乳娘，一下地各來收領，有夢雲所生先下地為長，名喚桂兒；英娘所生為次，取名雙桂，真真一對粉孩兒，又且兄弟二人一般相貌。到了三朝，請諸親並同僚，其時楊凌官已入閣，張蘭官拜兵部右侍郎，萬鶴翰林學士，金聖錦衣衛僉事，滕武不願為官，入山修道去了。吳璧、吳珍皆登科第，俱入詞林，吳珍在京完姻。何霞登進士，現為禮科給事。鄭乾夫婦俱已病亡，王雲亦極盡甥道：安葬在京。是日，請來諸親，在府大開筵宴演戲，俱各暢飲。有吳斌向家人道：“可到裏面抱出新公子來看看。”王雲遂叫乳母抱出廳前，諸親看見桂兒、雙桂，俱皆稱羨。吳斌同楊凌各抱一個在膝上，道：“好一對寧馨兒！”喜歡的了不得，看了半日，遞與乳娘，各出黃金兩錠，為見面之資，乳娘就抱回內堂去訖。眾皆稱賀王雲道：“如是寧馨之子，他日朝中之玉柱。”王雲躬身稱謝。家人一邊換席。演完了下本戲文，眾人方散。後堂所請的女眷，也是戲席，亦各散去。王雲在府鬧過幾日，纔得清閑，不過在衙中與二美兩子聚樂消遣。

奈光陰迅速，不覺又經四五番寒暑，那桂兒、雙桂已交五歲，真個是胭脂染就，玉粉妝成，英、夢二人愛如掌上之珠，寶貝相同。一日，王雲向英、夢二人道：“這二子要請個先生攻書纔好。”夢雲道：“妾聞姑蘇家裏王三年紀老極，公婆墳塋在蘇七八載，不歸祭掃，豈成子道。且來仕途也沒有甚麼大趣，常言道：‘官高必險’，相公何不致仕回鄉，何苦戀此烏紗？莫若林泉安逸，那時請一位飽學，可與二子攻書，豈不好麼？”王雲道：“夫人所論甚善，下官起念已久，但是屢次上本，聖上不允，如之奈何？”夢雲道：“諒是相公言同不切，若是切當，聖上無有不准之理。”王雲聽了夢雲之言，次早上辭官之本，聖意不準，王雲就一連上三本，然後纔準。王雲見聖上準了，不勝歡喜，遂就打點長行。吳斌、楊凌見王雲辭官，想他如此少年，倒急流勇退，我等在暮年，倒不回頭，亦各上辭歸故土的本章，不期聖上皆准，遂附了王雲之舟。值眾同僚餞送，又忙有幾日，就擇下三月三日行程。

夢雲、英娘也打點起身，又不捨園中花卉。是日夢雲向英娘道：“賢妹，我兩個可到園中細玩一番，可作辭行。料你我未必再來此地矣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請。”二人輕移蓮步，相挽玉手，來到園中，見花開紅樹，鶯燕新聲，頓助行人之愁緒。英娘道：“姐姐初心惟勸相公回鄉，今日行期在即，不見姐姐之歡，反見姐姐之愁，何也？”夢雲道：“居此七八載，裝設花園工巧，我等去後，一旦又為他人所有。兼之朝夕盤桓其中，綠艷紅嬌，明日撇他而去，故此心中耿耿，實無他意。”二人說話之間，走到牡丹亭畔，祇見嬌婉姣，百種奇葩。夢雲見牡丹茂盛，因歎說道：“牡丹牡丹，明日妾去江南，你又為他人所玩矣！”說罷，霎時間千花落地，萬蕊傾顏，夢雲和英娘二人驚奇不已，英娘就潸然下淚。夢雲道：“賢妹何以下淚？”英娘答道：“百種姣花，為姐姐一言立時憔悴，豈有花知人事？必是花知人事。”夢雲道：“然也。”英娘遂囑道：“花神花神，妾姊妹二人明日回南，為不捨園亭，今日特地辭行，何獨牡丹凋殘，群花如故？妾們留戀心腸，豈有易彼易此？”英娘說猶未了，頃刻間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二人唬得無躲處。少頃又日暖風清，祇見園中百花零落，四壁蕭蕭。夢雲道：“花神靈驗，識我等的心情，真個人間之異事。”二人仍來到花廳，祇見粉壁上有詩四句，二人向前看詩，道：

苦心妾識使花殘，此去江南依舊看。

莫為長安疏舊主，明年仍倚玉琅玕。

後落“花神贈別”，夢雲、英娘看過，及復看時，已經字跡全無。他兩人正議論之間，又值王雲回府，不見兩位夫人，問侍女，答道在花園內，遂趨到園中，祇見花木凋零，蕭條無色。正無情處，又見二位夫人，反笑容可掬，王雲遂問道：“園中花木凋殘，何故？”夢雲言其原故，王雲聞知驚奇。當日不題。

次日，車轎起程，一路西行，至湖廣登舟，順流而下，所到之處，就有官員迎送，一日到得京口，夢雲要會繡珠，命舟泊江都。錢祿聞知，出郭迎接進衙。至內堂，各各敘禮坐下，獻茶畢，錢祿向吳斌、楊凌打一恭，道：“二位老師，年未耄耋，正當為朝廷柱石之時，為何倒隱歸林下？”楊凌道：“賢契有所不知，老夫輩年邁力衰，且才疏智短，故此辭歸故土，以待殘年。似賢契等少年英俊，正堪仕途，不料王賢契這等英英才傑，尚且急流勇退，何況老夫等乎？”錢祿又向王雲道：“年兄正在少年，不應及早辭官。”吳斌道：“賢契不識小婿之意，他稱羨山林之趣，志在幽棲，不戀其極品，亦是知足之意。”錢祿點首，又致謝道：“屢承王年兄厚愛，銘刻不忘。”王雲道：“年兄所納如君，可曾獲弄璋否？”錢祿道：“說也惶愧，不期雙生二女，為人所恨耳。”王雲道：“兒女皆然，最為恭喜。”楊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個兒女皆然。”

正說話之間，內堂傳請，錢祿就起身進去，繡珠迎著道：“老爺，賤妾有一言奉稟：聞得吳府夫人、小姐現在舟中，妾欲設席請來一會，未知老爺意下如何？”錢祿道：“下官倒也忘記了，虧汝題起。聽說楊老夫人並吳大娘都在舟中，可一同請來。”著書房寫帖去投。一邊投帖，家人傳進，夢雲收下來帖，遂有五乘官轎來接吳老夫人——吳璧妻子因要侍奉公姑，所以同回——楊老夫人、夢雲、英娘，各各上轎，其餘丫鬟、婦女小轎，一齊接進衙中，錢祿大夫人也接在任上，同繡珠出來，迎接至後堂，各各敘禮。惟繡珠拜罷吳老夫人並小姐，含淚道：“賤婢投赴江中，幸遇漁人收養，常常思念夫人、小姐，心如刀割。

祇言再無會期，誰知今日重逢。後來又遭刁、白之變，承錢爺收拔，如今侍奉錢爺，未曾稟命夫人、小姐，賤女之罪也。”吳老夫人道：“汝有昔日之義，故有今日之福，何罪之有。”夢雲道：“奴在京中，聞你為我投江，使我碎心終日。後江都既得，喜之不勝。祇望得能共事，不料又為錢君所留，我甚恨恨。”繡珠道：“賤婢也，出於無奈。”少頃茶罷，擺列酒餚，前廳吳斌、王雲等飲酒，後堂佳人赴宴，極盡賓主之歡。繡珠見英娘同小姐生得一般美貌，細細問於小姐，夢雲微笑。英娘知繡珠問己，笑而不言，夢雲將始末述了一遍，滿座俱各喜笑。桂兒、雙桂在身邊跳舞，錢祿夫人同繡珠看見這兩個孩兒，猶如玉琢成的一般，喜歡的了不得。有繡珠所生二女，

祇比桂兒小一歲，亦生得標致，夢雲、英娘看著甚是喜愛。這四個兒女，在筵前耍舞，卻也無人不愛。那繡珠滿意要與王府聯姻，一則兒女尚小，二來不好開口，卻值吳老夫人道：“老身日後要與這四個孩兒作伐。”繡珠忙答應道：“是奴，祇恐高攀不起。”正說之間，外面吳斌等席散回舟，後堂女眷祇得也要謝別。有繡珠捨不得小姐，有夢雲亦捨不得繡珠，他二人含淚交流，悲啼難割。吳老夫人

道：“相會有期，汝二人不必悲傷。”遂各各謝別，上轎回舟，錢祿所送下程極其豐盛。王雲著船家開船。祇因此一去到姑蘇，有分教：二子風流頑劣，佳人又出蘇揚。正是：  
滿堂福慶喜筵新，王子今生定此身。  
後代風流從父職。他年兩桂兩佳人。  
畢竟王雲等到姑蘇怎生團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